

說部叢書

第二十九集
第五編

不測之威

歷史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俄王義文第四專制史

不測之威卷下

第二十一章

俄王義文萬錫利維放鷹之戲。既畢而歸。覺體甚憊。故入室休偃。較平時爲早。未幾。麥爾俞達手持獄鑰入。王詰以尼克泰供詞若何。對曰。尼克泰在毛爾自武家。手戮烏帕列基尼恰七人。並將培斯蠻擊佛斯斫傷。此二事已自認。然彼終不肯自承爲有意損傷。或於明日日禱後。再往鞠訊。施以刀鋸烈火之嚴刑。設再狡賴。惟有逕畢其命耳。王嘿然不答。麥爾俞達欲再有所白。而老保姆烏奴勿黎扶那推門入。於是止而不言。

烏奴勿黎扶那曰。王晨遣講演故事之二盲者來宮中。已俟諸門外。王頓憶與盲丐相遇事。命召之入。烏奴勿黎扶那曰。王於此盲丐亦有所知否。曰。吾不解汝所言之意。汝所謂知者。知其人耶。抑知其事耶。曰。嘻。王亦知彼盲者爲眞爲僞乎。王聞言。好疑之心。勃發曰。何哉。汝所謂。

烏奴勿黎扶那續言曰。王於此盲丐。須慎備之。吾心有所感觸。知此輩意頗不善。王曰。特是汝何由而知。必告吾以故。曰。吾所以知之之故。非言語所能詳總之。此輩必非良民耳。吾生平豈嘗有無故戒人之事。脫汝母在日。能聽吾言者。吾知其今日固同在此室耳。

時麥爾俞達二目斜睨烏奴勿黎扶那。爲狀殊可怖。烏奴勿黎扶那見之。枯笑曰。汝何爲睨吾。汝所知者。特欲賊害無辜耳。至果爲惡人。則汝反無從窺破。嘻。屠夫乎。獵犬乎。汝甯有此等才識耶。

麥爾俞達曰。請王許吾以鞭彼盲丐。吾將於瞬息間察爲何如人。並來此爲何事也。王曰。勿庸。吾將自察之。彼等安在。烏奴勿黎扶那曰。在戶外。俟命下。

王遂命麥爾俞達曰。麥爾俞達。汝取吾鎧甲來。待吾衷甲後。汝可出室。佯作歸家狀。然待盲者入吾室。汝急返守門。聞吾呼聲。汝卽突入擒之。言已。又謂老保姆曰。烏奴勿黎扶那。汝可以鐵梃授吾。

王服鎧甲已。外披修黑之大袍。於是臥榻上。以其尖銳之鐵棊置側曰。趣召之。麥爾俞達乃以獄鑰置王枕下。與老保姆同出。王室中惟小燈數盞。懸聖像前。光甚暗淡。王又故作疲憊已極之狀。俄聞老保姆曰。良民來。王已久待汝矣。於是批斯登與高凶蹣跚入室。各伸其二臂作摸索狀。而批斯登潛以銳利之眸。周矚其疾如電室中情景。已盡在目。中門左有修凳一。室隅卽王榻。介凳榻間。爲窗至巨。啟之。蓋王喜初日光入室。不欲有所阻蔽。是時正月光自窗入。照凳上錦褥益爛然眩目。

王目光驚甚。瞥向二盲者一顧。言曰。可憐之盲者。願汝曹安健。批斯登與高凶伏地。言曰。願王永受幸福。盲人爲天之僇民。生不能見日。大王俯賜矜憐。實不勝感激。願聖母賜福。並願彼得與保羅。義堯與金口哥斯瑪。與提門。揚及諸神聖衛王佑。王並願王之仇敵紛然遠引。絕迹永不復出。

王曰。感汝厚意。汝曹之目。盲幾何時矣。其爲吾言之。批斯登鞠躬至地對曰。吾曹皆

盲於孩提時者。某等於何時嘗觀日光。今已不能記憶。王曰。然。汝能歌能說故事。其得諸誰氏。批斯登曰。得諸上帝。王曰。何爲而然耶。批斯登曰。父老流傳形諸歌。詠。乃信而有徵者。其言曰。在昔耶穌基督升天時。舉凡貧苦殘廢之人。同聲呼籲曰。主欲何往。主去誰復護。吾等將何恃以爲生。耶穌曰。吾將賚汝以金銀之山。畀汝以密乳之水。當不虞有所缺乏。時在會人約翰白於主曰。噫。慈悲之主。金銀之山。密乳之水。此等美備物。彼或不知取用。而盜賊又可以劫奪之。主不如賜彼以歌說之才。可往來於大地上。得人歡迎。並可藉所入以爲活。於是主許之。

王曰。善。然則汝所知者爲何等故事。其言之。批斯登曰。凡世間故事。固無不知之。王喜聞何種。卽演何種耳。所知者如叶歇叶盧維區之故事。希希的甯柯武太陽之故事。西明氏家族之故事。高林尼希歇大蛇之故阿古定……

批斯登述猶未已。王急截其辭曰。嘻。能講故事者。獨汝一人耶。然則此老人又何故與汝偕來。批斯登此時方覺高凶入室後。未嘗發一言。夫此俯首默默憂思甚深之

態實與游。行歌曲者之性質。大不符合。批斯登乃以足暗躡。高凶并白於王曰。此老人乃吾同伴。名阿梅爾克哥。獨克髻雖修而智慧則甚短。無論若何急切事。吾方脣焦舌敝而彼竟嘿然。蓋其智識淺薄。所能領略者鮮也。然於跳舞及裝愚夫蠢漢。以取悅觀者。則某得其力甚多。噫。老蠢漢乎。予言然否。

高凶曰。誠然。傾酒滿樽。令吾暢飲。而吾等可唱可舞。可爲樂矣。批斯登曰。嘻。汝欲飲酒耶。於是唱曰。愛羅列。羅列。脫阿喇。可以歌矣。可以舞矣。高凶亦手足翩翻而動。曰。愛羅羅。欣基羅羅。來可以歌矣。來可以舞矣。

於是批斯登曰。某等爲是。幸王勿詫。蓋此非故事。而於每講一故事之始。必唱此等詞。作此等狀。爲一篇之導引。王欠伸領之曰。甚善。吾深喜汝曹爲優游快樂之民。然述故事。此其時矣。庶吾且聽且臥。或者可因是得酣睡也。汝曹其試告吾以陶庇利那之事。

於是批斯登曰。昔日大且古之基武城中。有著名親王曰佛蘭提茂。與其扈從。並諸

壯士圍坐而飲。及夕。酒酣。聞城垣外有畫角聲。親王一躍起曰。吹角者爲誰。敢吾宴飲時。妄作響響。命壯士二往。謂之士奉命。急跨馬出……

王止之曰。可矣。吾昔日已聞此故事。汝勿庸再述。汝今者可以阿古定事語吾。

批斯登聞言。忽憶阿定事。出那武格羅德城中者。此故事盛誇那武格羅德城之若何著名。若何榮耀。而是時此那武格羅德城。方爲俄王所惡。述之慮有觸礙。遂囁嚅言曰。阿古定耶。噫。其事無甚趣味。蓋此非眞事。不過由那武格羅德城中之愚無識者。妄撰之耳。況某於此故事。中間有遺忘而不能盡……王急截其辭曰。盲人其亟述。汝聞於人者。若何則亦告吾。若何。慎毋遺漏。

批斯登深悔。始時不應將阿古定事連類及之。然至此亦無可託詞。又不能猜度王所已知者。究有幾何。故不得不悉述於王。不敢裁剪。曰。那武格羅德城中。有少年英傑曰阿古定。非微賤寒賤者比。其勇敢能戰。名稱藉甚。一時豪士附之者甚衆。日者阿古定率諸客泛舟河上。抵一崎嶇險阻之岸。阿古定獨登。遇跛叟導至山巔。謂之

曰壯士。汝試向羅斯的斯來佛爾城之一方望之。城中民何所事。於是阿古定如其言。引睇良久。則見城中景象之可怖……

言至此。王曰。止。勿言。試改述他事。

批斯登佯作驚懼狀曰。王欲聞何種故事耶。培培耶茄事何如。或義文烏徐盧事。抑王之意喜聽聖教中故事耶。王又作呵欠聲。朦朧問曰。汝曹等所知聖教中故事有幾種耶。曰。所知者有勇者衣谷爾美者義沙甫哥羅平書及……是時王已倦甚。睫沍沍欲闔。強應之曰。甚善。汝其舉哥羅平書之故事。以告蓋吾等皆世間有罪人。當就臥時而聽聖教中事蹟。殊於身心有益也。

批斯登聞言。咳者再遂。亦以朦朧之聲講演曰。某日大雨如傾。狂風怒吼。而此書籍。卽稱哥羅平書者。自天堂而下。墮於塵世。於是有國王四十人。各率其嗣子。親王四十人。各率其長子。僧侶四十人。亦各率其長子。外又有無數貴族。無數勇士。及無數奉教人。咸奔集於哥羅平書所落處。而領袖者爲國王。以撒國王。萬錫利國王。高斯。

鐵丁國王佛來狄密爾佛來狄密羅維區及聰明睿智之國王大關依維錫佛區……

批斯登講演時故延長其字句其發聲亦漸微既而竊睨俄王則見其鼾聲將作然有時仍微開其目旋開則旋闔批斯登遂向高凶瞬眼示意仍講演國王大關依維錫佛區若何訓迪諸國王及諸親王云云約十五分鐘後王則緊合其睫呼吸亦勻平噫此可怖之俄王已酣眠矣

批斯登遂隱曳高凶之裾於是高凶前行約一二武然批斯登口仍講演弗絕且講且視則遙觀窗外火光燭天知村中已舉事矣於是復曳高凶時高凶乃又向前舉武王睡夢中發一長歎然目仍不敢批斯登見遠處火光愈益明耀知火勢已甚烈恐獄門之鑰未得而警信先至宮中戒備則事去矣乃以手指窗外示高凶使知外間已起事而已口中則喃喃講演如故是王之鼾聲已發高凶則以手潛向王枕下欲竊其鑰而批斯登則蜿蜒行漸近窗側然口中仍曰彼賢王大關既見天書後衆

人遂問以書中所載者有不赦之罪。三此三者果何罪乎。大闢曰：「一奸淫不赦，二忤父母不赦，是時高凶手已入王枕下，王突然敢視批斯登與高凶大愕相顧，王笑曰：『三僞作盲丐以入俄王室者不赦。』」

言時一躍起以鐵棒突刺高凶胸高頓踣於地。王大呼曰：「外間有人耶？」烏帕列基尼恰聞言羣衝入室。中王曰：「速擒此二盲者。」

麥爾俞達急縱身捕批斯登，批奮一足踢之中麥爾俞達腹，遂由窗一躍入園內。麥爾俞達忍痛大呼曰：「速圍園擒彼賊奴。」

王手尚持鐵棒顫栗不已。二目則注視被傷之老盜，呼之曰：「盲人汝爲何人來何意，悉以告高凶，悍然無懼。」色曰：「吾曹來意欲私取獄門之鑰，然實無意傷害汝也。」王曰：「遣汝來者及汝同伴爲誰？」高凶曰：「設吾在今日尚少年者，則將歌一曲以悅大王。蓋昔日有俄羅斯王某遇一少年，問少年以誰爲汝同伴，少年作歌答之，其意以爲有至友四人，一爲黑夜，二爲……」麥爾俞達叱止之曰：「足矣，汝明日上斷頭架時，吾將」

問汝以欲唱何等歌也。噫。此老奴吾昔日若嘗見之者。

高凶微笑向麥爾俞達頷首曰。吾等固當相遇者。汝不憶巴加那耶羅沙池事。麥爾俞達顧謂其從者康堯克曰。康堯克。汝曳此老奴去。和顏色問之。叩以何故而欲入俄王室。吾少選亦。至於是。康堯克曳老盜臂曰。來。老人。吾將與汝共話爲樂也。

王曰。且止。麥爾俞達。汝必謹視此老盜。勿以嚴刑致之死。吾將創造一從來未有之刑法以懲之。此等刑法。卽汝麥爾俞達。恐亦不能不見而戰栗。麥爾俞達聞言。謂高凶曰。老犬其速跪謝。王德。王賜汝稍延殘喘。不欲卽取汝命。然則吾等今夕僅稍稍抽此老犬筋可矣。遂與康堯克曳高凶出室去。

批斯登乘衆騷亂之際。急攀緣至圍籬外。向獄室行。是時途人闐寂。蓋皆爭往著火處也。批斯登沿獄垣蜿蜒而走。旣而足踏一物甚柔輒俯察之一死人也。

此際有一身材修偉之人。至批斯登前語曰。烏都門。彼守兵已爲吾刺死。其速以鑰與我。我往啟獄門。速圖逃逸。高凶已何往耶。此身材修偉者。卽裝束若江湖歌唱者。

流。晨與批斯登相遇之人也。批斯登聞言捷應曰。高凶已落王手。事已敗矣。其速集諸人。速遁。言至此。忽見有一人來。急問曰。來者誰。米喀汰曰。爲我曰。速遁。凡吾伴皆立出村外。見有老橡樹作蓋形者。乃共會其下。

米喀汰發其優游不迫之聲。問曰。然則親王奈何。批斯登曰。吾不當言大事已去耶。高凶被縛。而獄門之鑰。則猶未得也。米從容曰。或者獄門未鍵。則若何措置。曰。噫。孰敗之者。曰。吾嘗敗之。故知爲未鍵。批斯登且驚且喜曰。其信然耶。曰。吾往至獄外。見左右無一人守兵。則已僵仆。於是吾自語曰。彼等盛稱獄戶至堅。固信否。吾盡一試之。遂以肩猛撞其戶。不意竟豁然洞關矣。

批斯登大喜曰。勇哉。於是手執米喀汰之鬚而吮其兩頰。米亦抱批斯登之體以示答禮。既而以手背自拭其脣。待批斯登命令。俄而批謂之曰。米喀汰。汝亟從吾往。又謂歌唱者曰。汝守俟於此。設有來此者。汝發嘯以爲警告。

於是批斯登與米喀汰入獄。外戶已啟。內有數戶。均爲米喀汰竭力摧破。乃拾梯級。

下。批斯登呼曰。親王乎。速起。尼克泰聞聲。疑將取以就戮者。曰。麥爾俞達。豈吾死期已至耶。批斯登曰。吾非麥爾俞達。吾爲汝曩昔援救之人起矣。親王時乎。不可失。吾將導汝出獄。尼克泰曰。汝究爲何人。汝聲吾不能辨。批曰。嘻。速起。事在呼吸。機一失。悔將無及。

尼默然無語。蓋以爲此乃麥爾俞達之黨。故設詞以爲嘲諷者。批躅足曰。公豈有所疑耶。不憶美特富提加村與巴加那耶羅沙事乎。吾非他。卽范堯恰批斯登也。

尼聞言大喜。初不料九死之中。有此一生之望。於是急躍起。欲隨批斯登以行。旋一轉念。忽憶及俄王義文前所立之誓。卽立足不行。曰。吾不能。吾不能。吾嘗矢誓王前。許以永不逃罪。吾惟有待此。以聽王處置而已。

批斯登愕然曰。此時甯能顧此。吾相率諸人。咸竚公出獄。倘瞬息延緩。吾曹之命。將同歸於盡。況天一破曉。公立上斷頭臺矣。其亟從吾來。尼復戚然曰。是不能。吾已立誓背誓而逃。吾身格喪失矣。

批斯登勃然曰。親王汝何以小覷吾曹。吾曹以公故而縱火焚村舍。吾曹以公故而失吾同輩。更事最久。相知最深之人。吾曹以公故而舉大衆之生命以陷於此。萬死一生之地。公則猶欲堅俟於此而不肯行。豈以吾等爲無足重輕之傀儡耶。嘻。脫吾早知此。又何事跋涉。吾今者再問公。行止在公一答。尼竟發其堅決之聲。答曰。不行。批斯登切齒曰。然則吾不得不強汝一行。米喀汰。吾以親王畀汝。卽一躍跨尼身。解帶爲團。窒其口。乾笑曰。欲止其辨論。獨此法善耳。米喀汰舉親王起。輕若孩提。疾奔而出。批促之曰。速走速走。途遇烏帕列基尼。恰數人詰之曰。汝曹挾何人以往。批曰。此人爲火所傷。將昇往醫院。及村口。遇守卒。知爲盜。要於途。欲逮捕之。而批斯登突出一擊。守卒踣地。於是逕昇尼離亞烈山特武村而去。絕無阻礙焉。

第二十二章

麥爾俞達之子麥克集。棄家而奔。其犬婆陽亦幸脫羈絆。歡呼跳躍。追隨於後。麥克集倉卒出門。未有定向。蓋本意特不欲廁身烏帕列基尼恰之列。而又不忍見殺人。

流血日卽於目前。故以出走爲潔身計耳。是夜策馬疾馳。不敢稍止。恐爲蹤迹者所得。及離村遠。入一荒僻小徑中。乃一任馬足所至。及晨風雨並息。朝暾旣上。四顧則濃陰上覆。宿雨滴瀝。林鳥弄響。入耳不煩。古橡樹離奇。槃錯啄木多集。其上運喙鏗然。景色雖鮮妍。然麥克集鬱鬱不能自解。念乃父殘暴。恐不旋踵將禍及身。又思及慈母。必因失子悲哀。則又不禁涕淚潛然。不能自己。旣而經一森林。有白色牆迎面出。知爲道院。僧侶晨起。見麥克集策騎來。咸和顏逆之。

麥克集自忖曰。吾心神不安已極。或於此暫息一二日。待追覓者稍弛。然後首塗。特未知彼僧侶許吾否。方凝思間。主院者一白鬚老人肅麥克集入。則有僕引其馬至廡。又一人攜麪包牛乳以飼婆陽。諸僧侶旣見麥克集。頗極歡喜。麥白主者謂急欲行一懺悔禮。主者目視麥。稍有疑意。旋引麥入一小禮拜堂。堂四圍匝以古木。麥卽長跽主者前。呼曰。吾父乎。指主者吾乃罪孽深重之人也。

主者曰。然則汝禱於上帝也可。上帝至仁。有能知過追悔者。必歡迎之。麥克集聞言。

神爲之振。旋又曰。特吾罪非尋常比。蓋吾罪乃心背俄王。主者聞言。頗露駭詫色。麥續陳曰。願勿攢吾門外。當禱於聖像前。願啟牖吾心。使幡然轉念。雖然。吾有苦衷在。吾不得再心屬於王。嗚呼。已矣。

主者發憐憫之容。謂麥曰。是必汝方寸之中。爲魔鬼之力所盤踞。故發此無因之語。汝何故至不愛俄國之君主。殆斷不至此也。吾所耳懺悔語。不可僕指。有犯褻瀆神聖者。有犯殺人縱火者。舉凡大罪惡。幾靡所不有。而敢昌言無忌。謂不愛俄王。則尙無此忍心滅理之罪人也。

麥克集面慘白。無人色。蹙然曰。然則某之罪。浮於褻瀆神聖。殺人縱火矣。嗟父乎。吾將奈何。願吾父有以啟迪吾。指示吾。不然。吾靈魂將永永消滅於無何有。吾將奈何。主者益詫愕。旣而曰。吾不能信汝言。汝直誣己耳。吾不能信汝。心果不愛王也。汝試思吾曹之敬愛君主。尤勝於敬愛己父。是以上帝之第五戒曰。敬愛吾父。夫敬愛其父。爲上帝所垂訓。則敬愛其君。更無待言矣。嘻。汝知此戒律否。汝能遵守此戒律否。

麥克集默然。主者曰。汝敬愛汝父否。麥囁嚅答曰。否。主者退數武。以手作十字言曰。否耶。嘻。然則汝不愛於親。不忠於君。汝自居何等。麥良久。赧然曰。吾……吾……吾乃斯哥喇多培爾斯基子也。曰。然則汝父爲麥爾俞達耶。麥失聲流涕而對曰。然。主者不語。有憐憫意。既而曰。汝其盡以所事告吾。毋稍隱。汝此意果何自而起耶。

麥於是歷述身世及逃亡事。一一無所遺。既畢。乃目視地。待主者之判。主者曰。汝所言已盡於此。汝能決言毫無干犯俄王。及欲擾亂吾俄羅斯全國之意否。麥克集揚其目呼曰。吾父。吾甯死。不肯擾亂吾本國。吾之罪。特無愛君心耳。至於身陷不軌。以隱害俄王。則非吾所敢出。主者以手加麥頂曰。上帝當赦汝罪。無論汝有意爲之。與不得已爲之之事。並皆赦汝。麥克集聞言。心頓甯貼。乃大歡喜。

主者又曰。此間爲神聖所在地。汝匿跡。事實具有苦衷。不能以此罪汝。蓋有以非理事。相強懼而逃去者。乃人人分中應爾也。惟汝當自慎。切勿以逃亡故。陷於盜賊非義之行。爲人類之仇敵。亦不可蹈柯勒斯基覆轍。以俄羅斯之赫赫貴族。而覩顏以